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小癩子

今有人焉，於光天化日之中，九陌通衢之地，公然攫財物，使行道者耳如不聞，目如不見者，誰歟？即北之剪綹，南之扒兒手也。揚州東關，有小癩子，尤稱巨擘。其先癩母，本習猴婆技者。癩之父操此術游江湖間，遇猴婆莫逆，遂成夫婦，而生小癩子。年五六，其父母已飽食暖衣，稱小康焉，出資送小癩子就村傳讀，俾改業。而癩性最敏，咿唔之暇，輒習弄好身手，恐墜箕裘。一日，二老壽花甲，座客方稱觴祝嘏，癩子遽跪請仍習父業。父唏噓曰：「兒能象賢，原大好事；然習則易，精則難。所謂精者，如承丈人之螭，如運郢人之斧，如射甘蠅之箭；胸有成竹，目無全牛；遊戲出之，俯拾即是；所謂如與可畫竹，兔起鶻落，少縱即逝者也。否則帶水拖泥，動遭詬辱，捉將官裡去，一般斷送頭皮，危如何乎！業此者，煉目煉心煉手，以我之目，視彼之目；以我之心，印彼之心；以我之手，扒彼之手。彼鈍而我靈，彼勞而我逸，彼垂而我起，猶下乘也。俟其靈而我故鈍，俟其逸而我故勞，俟其起而我故垂，猶中乘也。靈即應之以靈，逸即應之以逸，起即應之以起，始為無乘。汝未習傳燈，妄思跨灶，輕舉妄動，豈不貽老父憂乎？」曰：「兒已習之矣，請大人面試可否，然後出門攘行人。」父尚猶夷，眾極慫恿，癩更自誇，父曰：「姑試之。」二老登廳側小樓，憑欄下顧，呼癩子，使賺之下，癩子故搖短髮，作徘徊狀，告眾曰：「由高自卑，誠非易事。若二老下堂階，吾賺之登絕頂，尚易如反掌，況區區一樓乎？」父聞之，即拾級下，曰：「是依樣也，盍賺老人上樓？」癩子再拜曰：「即賺下矣，更何上焉？」父母與眾均大笑，賞其靈妙。疊試，均有巧思，遂任伊所為，日獲甚夥。

時有鹽商江某，老而淫，婢妾外，更廣集大腳仙，薦枕席。一日，鮮衣便服，小坐肆門，眺矚往來，淪茗為樂。小癩子嬉戲肆前，見江某，遽鞠躬問安否？江笑罵曰：「禿賊兩目如椒，垂涎吾手中物耶？」癩子連稱不敢，然亦不去。適肆中執事人看元寶，江笑擊一寶，語癩子曰：「吾夙詭汝神通，大元寶置案頭，吾坐守之，眾目瞰之，爾能炊許時，公然攫寶去，使吾與眾皆不知，即以寶賞汝。否則再致吾門，當以大杖敲折狗脛股！」癩子笑稱不敢，江又言之，癩子略凝視，遽屈膝仰首，曰：「公真慷慨，惠賜小人耶？」「誠然。」曰：「如是當預謝賞。」言已，即去無跡。江端坐，目時顧寶。忽一妖豔大腳仙，年甫六七，內著綺羅，外罩布素；滿頭花朵，雲鬢堆鴉；裙下蓮船，嶄新花履；上身衣雪青比甲，紮月白繡花汗巾；挾柳筐，內承麥面鬥許，飄飄從東來，粉汗浸淫，櫻口喃喃，若深怨柳門之重。至門首，見江翁撫案坐，故止步笑曰：「且小憩片時，量午餐湯餅，尚不過遲。」旋有數婦人，陸續過門，問女曰：「巧姐竟親執其勞耶？不怕閃壞嫩腰肢，累主人心痛？」女怨曰：「無奈何，阿六官忽思啖湯餅，所幸大腳能走，那怕踏破多子街。」江瞰其冶容，已神迷；又聞其嬌語，更心動。情不自禁，遽問曰：「小大姐，爾主人誰耶？」女斂笑正色曰：「兜兜巷東首羅大官也。」江曰：「此吾之至戚，何絕未曾一見子？」女笑曰：「婦記曾識翁面，但不知姓名。翁貴人，能有下眼觀賤婢？」翁謙遜漸入謔浪，女不怒，唯含笑小酬應。翁令其辭羅就彼，女似許可，旋問曰：「翁癡耶？坐守元寶，將以炫路人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遂曲折道與小癩子相賭之由，女嗤然一笑，曰：「翁莫鬥人耍，是必假寶。若真矣，翁即富，何肯以之作孤注？」翁極言其真，舉寶使女自鑒。女果倚案捧寶審視，翁笑曰：「此吾家所最夥者，汝若肯來，何愁無數枚？」女大笑，失手誤墜柳門面中，失色曰：「殆矣！」急從面中捧出，取袖中羅帕拂拭，而後置翁前，曰：「幸不跌傷，然奴幾驚破膽矣。」翁曰：「癡妮子，幾見有元寶跌損者乎？」女曰：「貪看元寶，憇此多時，恐六官又著急，奴去休！」言已，匆匆挾筐向西去。翁方與眾月旦女貌若何，言辭若何，衣飾又若何。小癩子忽含笑來，逕詣翁前，伏地拜謝厚贖。曰：「我元寶具在也。」曰：「翁寶已化為鉛矣，真寶已蒙賜，呈小人父母儲篋之固。」翁細審案頭燦燦者，果為鉛鑄，驚詢何術，曰：「頃來尤物，乃小人之妻，與翁喋喋時，已由面中更換去矣。」翁始恍然，乾笑曰：「便宜煞禿賊！」

至咸豐四年，粵匪陷揚時，小癩子之父母已逝，妻與妹均送至鄉間。癩一身，時至城中偵虛實，每擬乘隙刺楊秀清，不果。富家眷屬，多藉癩子奇計賺出。審楊賊左右有大半三江人，遍結納，堅訂裡應外合之計。出設大營，詳告營主，當事者不深信，叱出；再欲有言，即將傳令斬禿顛。癩驚逸，仰天大哭曰：「吾幼不肖，學做扒兒手，今老矣，思捐軀粉骨以報國家，奈其說不行，尚有顏面與若輩共生活乎？」遂挈家遠竄，不知所終。